



人权理事会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转交的来文、审议的案件、
发表的意见及开展的其他活动*

第 120 届会议(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14 日)

一. 来文

1. 工作组在第 119 届和第 120 届会议间隔期间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以下国家转交了 27 起案件：中国(1)、埃及(20)、巴基斯坦(3)、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2)。
2. 工作组在第 120 届会议上决定向 13 个国家转交 205 起新报告的强迫失踪案件：布隆迪(46)、白俄罗斯(1)、中国(7)、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7)、埃及(10)、印度(7)、巴基斯坦(54)、斯里兰卡(20)、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33)、俄罗斯联邦(8)、土耳其(1)、土库曼斯坦(1)和也门(10)。
3. 工作组还决定转交 11 起新报告的非国家行为体在以下国家实施的相当于强迫失踪的侵权案件：乌克兰(2)、也门(5)和巴勒斯坦国(4)。
4. 工作组还澄清了以下国家的 43 起案件：中国(1)、哥伦比亚(2)、吉布提(1)、埃及(15)、约旦(1)、利比亚(1)、巴基斯坦(13)、沙特阿拉伯(3)、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泰国(1)、土耳其(2)、土库曼斯坦(1)和越南(1)。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澄清了 25 起案件，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澄清了 18 起案件。
5. 工作组在第 119 届和第 120 届会议间隔期间单独或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向以下国家转交了 34 份来文、15 项联合紧急呼吁：中国(1)、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埃及(1)、法国(1)、伊拉克(1)、爱尔兰(1)、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1)、缅甸(1)、菲律宾(1)、沙特阿拉伯(1)、新加坡(1)、泰国(1)、土耳其(2)和委内瑞拉

* 本文件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玻利瓦尔共和国(1)；向黎巴嫩转交了一封指控函(1)；向以下国家转交了 16 封联合指控函：阿尔及利亚(1)、巴林(1)、白俄罗斯(1)、布基纳法索(1)、中国(1)、哥伦比亚(1)、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利比亚(1)、墨西哥(2)、大韩民国(1)、土库曼斯坦(1)、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1)、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1)和也门萨那事实当局(1)；并转交了 2 封“其他信函”给中国(1)和巴基斯坦(1)。¹

6. 2019 年 9 月 24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呼吁中国立即停止骚扰和监视著名人权律师江天勇。

7. 2019 年 11 月 20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批评埃及继续拘留律师和人权维护者 Ibrahim Metwally，尽管他已在法庭上洗清了对他的所有指控。

8. 2019 年 11 月 20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呼吁土耳其确保 Lisa Smith 及其婴儿(均为爱尔兰国民)的安全和安保，他们是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一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转到土耳其羁押的。

9. 2019 年 11 月 29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对执行美洲人权法院就 Radilla Pacheco 诉墨西哥案作出的判决方面缺乏重大进展表示遗憾。

10. 2019 年 12 月 20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呼吁伊朗当局释放在抗议期间遭任意拘留和虐待的所有个人，并对数百人被杀表示关切。

11. 2019 年 12 月 26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对中国维吾尔族学者、新疆大学前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的情况表示震惊，他在中国的羁押地点不明。

12. 2020 年 1 月 30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赞扬爱尔兰和土耳其在确保 Lisa Smith 及其婴儿于 12 月返回爱尔兰方面的合作和有效行动。

13. 2020 年 2 月 13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敦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遣返 50 年前在所乘的大韩民国国内航班被劫持后遭强迫失踪的 11 人。

14. 工作组第 120 届会议审查并通过了关于摩洛哥和尼日利亚的 2 项一般指控(见附件一)。

二. 其他活动

15. 工作组在第 120 届会议期间会见了强迫失踪受害者的亲属和就这一问题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

¹ 此类来文连同政府的答复(如果有)在转交有关国家 60 天后公布，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16. 在届会期间，工作组还会见了克罗地亚、日本、葡萄牙、巴基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政府的代表。

17. 为纪念其 40 周年纪念活动的启动，工作组在届会期间主办了一次公开活动，介绍了关于工作组的任务、历史和如何参与其人道主义程序的新视听材料。

三. 工作组在届会期间审查的关于在各国发生的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的资料

阿尔及利亚

联合指控函

18. 2019 年 10 月 18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据称被任意拘留在廷杜夫难民营的撒哈拉活动人士 Fadel Breika 和 Moulay Abba Bouzaid。Breika 先生是一名人权活动人士，他要求确定 El Khalil Ahmed Braih 的命运和下落，后者的失踪案件仍在工作组未决。

巴林

联合指控函

19. 2019 年 10 月 14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在一次大规模审判中被定罪的 20 人所遭到的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

白俄罗斯

标准程序

20. 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一起涉及 Dmitriy Zavadskiy 的案件，据称他于 2000 年 7 月 7 日在明斯克国家机场失踪。虽然 Zavadskiy 先生在法律上被宣布死亡，但他的遗体尚未被找到、确认和移交亲属。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1. 来文方提供了三起未决案件的最新资讯，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联合指控函

22. 2020 年 2 月 12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据称在三名个人的强迫失踪案件中缺乏问责。

意见

23. 工作组回顾，终止或暂停对据称强迫失踪的刑事调查并不能免除所涉国家在适当尊重文化习俗的情况下查找和确定失踪人员或其遗体下落的义务，包括确认其身份并将其归还亲属。在这方面，工作组敦促白俄罗斯政府与失踪者亲属充分协调，采取决定性步骤，澄清失踪者的命运和下落。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政府提供的资料

24. 2019 年 11 月 15 日，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转交了一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25. 2020 年 1 月 8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转交了关于这一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联合指控函

26. 2020 年 2 月 17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据称对通过司法系统寻求赔偿的战时受害者实施被称为 *Zastara* 的诉讼时效，并向因实施诉讼时效而被禁止索赔的受害者收取诉讼费。

布基纳法索

联合指控函

27. 2019 年 11 月 8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涉及布基纳法索人权状况普遍恶化，特别是在反恐背景下。

2020 年 2 月 13 日收到了布基纳法索政府的答复。

布隆迪

标准程序

28. 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46 起案件(见附件二)。

意见

29. 工作组注意到，本届会议期间审查的案件涉及青年男子，其中一些是大学生和中学生，据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抗议恩库伦齐扎总统第三任期期间发生的大规模逮捕浪潮中失踪。在据称受害者中，还有一些复员士兵和反对党成员。工作组还注意到妇女失踪案件，例如 *Emelyne Ndayishimiye* 案，她在试图寻找丈夫 *Alexis Nkuzimana*(同为强迫失踪受害者)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在这方面，工作组谨回顾其 2012 年关于受强迫失踪影响的妇女的一般性意见，其中强调了强迫失踪对面临更大性别暴力风险的妇女和女孩的具体影响(A/HRC/WGEID/98/2)。

30. 工作组重申对关于寻找失踪亲属的人遭到严重报复的指控深感关切。由于担心遭到报复，包括死亡威胁，本届会议期间审查的大多数案件都没有正式向当局投诉。有大量指控称，要求为释放受害者支付赎金以及执法人员的敲诈勒索也严重阻碍了提出申诉和进行有效调查以查明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人员下落的权利。在这方面，工作组提醒布隆迪政府注意《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3 条，该条规定，国家应确保有权谴责指称的强迫失踪行为，并保护申诉人、其法律代表、证人和调查人员受到保护，免遭任何恶劣对待、恐吓或报复。该条

第 5 款要求采取步骤，保证对在提出申诉时或在调查程序期间出现的任何恶劣对待、恐吓或报复，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干涉，予以充分惩罚。

31. 工作组还极为关切地注意到，所收到的资料事关使用秘密和非正式的拘留场所，如 Kamenge 的 Iwabo w'Abantu 酒吧地下室，或称为 Chez Ndadaye 的地方。这些严重指称涉及违反《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0 条的行动，根据该条，应将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安置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地点，并遵照国家法律，在被捕后立即交由司法当局处理(第 1 款)。应将关于个人遭到拘留一事及其下落的准确情况，包括他们可能被转移的情况，立即通知其家属、律师或任何有合法权利了解这种情况的人，除非被剥夺自由者另有他愿(第 2 款)。任何拘留地点应保有被剥夺自由者的最新正式登记册。此外，每个国家应采取措施保有这样的中央登记册，登记册中的资料应提供给上一款提到的人员、任何司法或其他主管和独立的国家当局以及按照当事国的法律或根据当事国加入的任何国际法律文书有权得到这种资料的任何其他主管当局，凡想知道一个人被拘留地点的，均应获得有关资料(第 3 款)。

32. 工作组还关切地注意到一再提到据称与布隆迪执法和情报部门合作的 Imbonerakure。在这方面，工作组提醒布隆迪政府注意《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2 条，该条规定，每个国家应在其本国法律中制定规则，指明被授权发布剥夺自由命令的官员，规定发布这种命令的条件，并规定对无合法理由而拒绝提供剥夺自由情况的政府官员的惩罚。

33. 工作组还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据称实施逮捕或绑架从而导致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的人是已知的和确定的。《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6 条要求，在彻底调查期间，据称实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行为的人应被撤职。只要有理由相信某人被强迫失踪，即使没有正式提出申诉，也应开展彻底调查(第 13 条)。在这方面，工作组还希望回顾《宣言》第 14 条和第 15 条，并希望获得关于布隆迪当局可能对被指称的犯罪人进行的任何调查的详细资料。

中国

紧急行动

34.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政府转交了一起案件，事关黄雪芹，据称她在指定地点被监视居住后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失踪。

标准程序

35.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中国政府转交了七起案件，事关：

(a) Ezimet Enwer, 据称 2018 年 1 月 27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的家中被警察绑架；

(b) Alimu Sulayman, 据称 2016 年 6 月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家中被当地警察逮捕；

(c) Enwer Tursun, 据称 2018 年 4 月 29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一家商店被警察逮捕；

(d) Mehmet Hemdul, 据称 2017 年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的家中被警察逮捕;

(e) Rozi Haji Hemdul, 据称 2017 年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的家中被警察逮捕;

(f) Kuerban Yakeya, 据称 2016 年 6 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家中被当地警察逮捕;

(g) Mairiyamu Kadier, 据称 2018 年 2 月 14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的家中被警察逮捕。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作出的澄清

36.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工作组决定澄清一起案件, 事关被拘留的 Nuermaimaiti Maiwulani。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37. 来文方提供了五起未决案件的资料, 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联合紧急呼吁

38. 2019 年 10 月 2 日, 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项紧急呼吁, 事关 Tashpolat Tiyp 的情况, 他是中国维吾尔族人, 据称被判处死刑, 可能会被处决。

39. 2019 年 12 月 9 日, 政府提供了一份答复, 该答复正待翻译。

“其他”联合“信函”

40. 2019 年 11 月 1 日, 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其他信函”, 事关 2015 年 12 月 27 日颁布、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及其区域实施办法 2016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效力和适用。

41. 2019 年 12 月 16 日, 政府提供了一份答复, 该答复正待翻译。

联合指控函

42. 2019 年 12 月 11 日, 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负责人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 事关据称长沙富能机构的健康权维护者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因倡导不歧视和弱势群体权利而遭到的任意拘留、短期强迫失踪和指控, 以及对程先生的妻子和哥哥进行的调查。

43. 2019 年 12 月 11 日, 政府提供了一份答复, 该答复正待翻译。

对联合紧急呼吁的答复

44. 2019 年 5 月 25 日, 中国政府对 2019 年 5 月 1 日发出的联合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 2019 年 10 月 22 日收到其译文, 该呼吁涉及五名劳工权利维护者因倡导劳工权利、在深圳佳士科技公司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 以及试图组建工会而被逮捕、拘留和指控, 其中一人被强迫失踪。

意见

45. 工作组仍然严重关切的是，它继续收到关于据称个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失踪的案件。工作组指出尚未收到对之前向中国政府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包括要求提供进一步的具体资料，说明该地区设施所在地点、通知家庭成员的程序和个人在设施中停留的标准时间(A/HRC/WGEID/119/1, 第 39-41 段)。

46. 工作组强调，《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承认被安置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地点，并在拘留后立即交由司法当局处理，以质疑拘留的合法性的权利(第 10 条第 1 款)。《宣言》规定，拘留当局有义务将个人遭到拘留一事以及他们的拘留地点的准确情况通知家属、律师或其他有合法理由关心这种情况的人(第 10 条第 2 款)。《宣言》还确立了在每一拘留地点保有被拘留者最新正式登记册的义务(第 10 条第 3 款)，并规定不得援引任何情况，不论是战争威胁、战争状态、内部政治不稳定还是任何其他公共紧急状况，作为造成被强迫失踪的理由(第 7 条)。

47. 工作组还重申其对访问中国的兴趣，自 2013 年以来转发的若干来文中都表达了这种兴趣。

哥伦比亚

六个月规则的适用

48. 2019 年 12 月 10 日，政府提供了一起未决案件的资料。根据所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对该案适用六个月规则。²

澄清

49. 根据政府先前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两起第 118 届会议已适用六个月规则的案件(A/HRC/WGEID/118/1, 第 39 段)，事关 Alejandro Matia Hernandez Vanstrahi 和 Jaime Mejía Gallego。据称两人已经死亡。

联合指控函

50. 2019 年 10 月 22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涉及哥伦比亚人权维护者遭到的谋杀、强迫失踪和面临的更大风险。

² 根据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国家给予的含有关于失踪者的明确和详细信息的任何答复都会转交来文方。如果来文方在收到转交的国家答复后六个月之内没有答复或以工作组认为无道理的理由质疑国家提供的资料，案件将被认为已澄清，因此将被列入年度报告中题为“国家答复已澄清案件”的统计概要。如果来文方以正当理由质疑国家的资料，工作组将这样通知国家并请其提出意见(见 A/HRC/WGEID/102/2, 第 25 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标准程序

51.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七起案件，事关：

- (a) Ho Seok Rim, 据称 1970 年 4 月 在平壤的工作地点被国家全部逮捕；
- (b) Bok Ran Jeon, 据称 2017 年 12 月 20 日 在咸镜北道的家中被捕；
- (c) Joong-dal Park, 据称 1973 年或 1974 年 被捕并被带到一个政治犯集中营；
- (d) Park Song-dal, 据称 1978 年 在新义州特区的家中被人民安全部成员逮捕；
- (e) Lim Yong-Seon, 据称 1983 年 在北京被捕，并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安全部拘留；
- (f) Lim Yong-cheol, 据称 1993 年春 在平安北道新义州市的家中被人民安全部成员逮捕；
- (g) Kim Tae-won, 据称 1973 年 1 月 在平壤中区的家中被政府当局逮捕。

52. 工作组还根据其工作方法，向中国政府转交了其中一起案件的卷宗副本。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53. 来文方提供了两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政府提供的资料

54. 2019 年 11 月 11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转交了关于 35 起未决案件(A/HRC/WGEID/119/1, 第 44-45 段)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联合指控函

55. 2020 年 2 月 11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据称 11 人在 1969 年大韩航空公司 YS-11 航班被劫持后继续失踪，其中包括 Jeong Gyeong-Suk、Lee Dong-Ki、Jang Ki-Yeong 和 Choi Jeong-Woong。

意见

56. 工作组进一步重申对政府不予合作表示严重关切，包括对转交案件作出相同的答复。这种答复尤其令人关切，因为据称其中有些人出现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普查中，这表明该国可能有关于一些人命运和下落的信息，并故意隐瞒这些信息。工作组还感到关切的是，面对关于该国发生严重、系统的强迫失踪这一非常严重的指控，该国政府不但不与工作组合作，反而指控工作组偏袒一方和参与所谓的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阴谋。工作组坚定地重申，工作组的运作保持了最高水平的客观性、独立性和公正性。

吉布提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作出澄清

57. 根据来文方 2020 年 1 月 15 日提供的表明 Bourhan Ali Mohamed 已被释放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这一案件，该案件最初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根据工作组的紧急行动程序转交吉布提政府。

埃及

紧急行动

58.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20 起案件，事关：

(a) Mohammed Mahmoud Ahmed Al-Yamani Mohammed, 据称 2019 年 12 月 8 日在家中被警察逮捕；

(b) El-Sayed Ibrahim Hassan Al-Suhaimi, 据称 2019 年 12 月 8 日在亚历山大被警察逮捕；

(c) Hasan Al-Kabbani, 据称 2019 年 9 月 17 日在位于十月六日城谢赫·扎耶德的国家安全部所在地失踪；

(d) Ahmed Adel Sultan Abd Al-Halim, 据称 2019 年 9 月 12 日在开罗省 Al-Marg 的一条街上被身着制服和便衣的警察逮捕。有人目击了他的被捕；

(e) Mohamed Adel Eid Ahmed El-Sherif, 据称 2019 年 9 月 20 日他在前往开罗寻找工作的途中在 Al-Salam 区汽车站失踪；

(f) Mohamed Salih Mohamed Salih Nada, 据称 2019 年 7 月 9 日凌晨 5 点左右在住所被身着便衣和制服的国家安全人员逮捕；

(g) Mustafa Hussein Mohamed Omar, 据称 2019 年 8 月 7 日从监狱获释时失踪；

(h) Ahmed Mohamed Mansi El-Sayed Salem, 据称 2019 年 6 月 13 日晚 9 时左右在位于卡夫拉·谢赫省 Bella 区的住所被身着便衣和制服的国家安全人员逮捕；

(i) Abdelaziz Abdelrahman, 据称 2019 年 11 月 13 日在开罗国际机场 2 号大厅进行护照安检时被身着便衣的国家安全部队人员逮捕；

(j) Mubarak Abdullah, 据称 2019 年 9 月 22 日在卡夫拉·谢赫省 Sidi Salem 区 Manshiyat-Abbas 村的 Al-Mal'ab Al-Khoumassi 足球场被一些身着便衣的安全部队人员逮捕；

(k) Mai Al-Aghouri, 据称 2019 年 11 月 1 日与配偶 Islam Hasan 和他们尚在哺乳期的 3 个月大的儿子在位于开罗 Al-Marg 区 Al-Fayrouz 街第 36 号大厦 Al-Fayrouz 小区的家中被 Al-Marg 警察局的警察逮捕；

(l) Islam Hasan, 据称 2019 年 11 月 1 日与配偶 Mai Al-Aghouri 和他们尚在哺乳期的 3 个月大的儿子在位于开罗 Al-Marg 区 Al-Fayrouz 街第 36 号大厦 Al-Fayrouz 小区的家中被 Al-Marg 警察局的警察逮捕；

(m) 一名 3 个月大的男孩，据称 2019 年 11 月 1 日与父母 Mai Al-Aghouri 和 Islam Hasan 在位于开罗 Al-Marg 区 Al-Fayrouz 街第 36 号大厦 Al-Fayrouz 小区的家中被 Al-Marg 警察局的警察带走；

(n) Omar Hatem Sayed Ibrahim, 最后一次被看到是 2019 年 9 月 22 日与其兄弟 Noureldin Hatem Sayed Ibrahim 一起在吉萨省谢赫扎耶德市国家安全局总部；

(o) Noureldin Hatem Sayed Ibrahim, 最后一次被看到是 2019 年 9 月 22 日与其兄弟 Omar Hatem Sayed Ibrahim 一起在吉萨省谢赫扎耶德市国家安全局总部；

(p) Mahmoud Rateb Yunes Al-Qadra, 据称 2019 年 10 月 13 日在 Al-Tagamoa El-Awal 街邮局附近被身着便衣的国家安全人员绑架；

(q) Mohammed Haider Al-Yamani Al-Naghi, 据称 2019 年 12 月 19 日在其位于赫尔万伊蒂哈德·伊什蒂拉基地区阿尔加哈拉 33 号楼的住所被三名身着便衣的国家安全人员绑架；

(r) Ahmed Mosbah Abu Sati Tantawy, 据称 2020 年 1 月 12 日凌晨 1 时 30 分在开罗 Abbaseyya 的 Ain Shams 大学医学院被四名便衣安全人员逮捕；

(s) Al-Sayed Nasr Mohammed Ali, 据称 2019 年 12 月 5 日在亚历山大 El-Raml 火车站被身穿制服的警察逮捕；

(t) Mussaab Mohamed Ismail Elserwi, 据称 2019 年 10 月 15 日凌晨 1 时 30 分在其位于新开罗第五区 Alnarges 楼区 211 号楼的家中被国家安全人员逮捕。

标准程序

59.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10 起案件，事关：

(a) Abdulrahman Mohammed, 据称 2019 年 1 月 28 日在被开罗赫尔万区 Al-Maasara 警察局拘留期间失踪；

(b) 一名埃及未成年男性，据称 2018 年 7 月 26 日在家中被国家安全人员绑架；

(c) Wael Ibrahim, 据称 2019 年 3 月 21 日凌晨 2 时 30 分在位于东部省 Minya Al-Qamh 区 Kafr Shalshalmon 村的家中被安全部队成员绑架；

(d) Hasan Mostafa Mohammed Mostafa Ahmed, 据称最后一次被看到是 2019 年 5 月至 6 月穆斯林斋月期间，在开罗省阿巴西亚区的国家安全局；

(e) Khaled Ahmed Abdel-Hamid Saad Sleiman, 据称 2019 年 7 月 5 日在开罗 Shurouk 城的家中被国家安全人员绑架；

(f) Mohamed Maher Ahmed Al-Hendwi Fayed, 据称 2019 年 2 月 28 日在第十斋月城的警察局失踪；

(g) Ahmed Saad Mohamed Alkbrati, 据称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是 2018 年 12 月 26 日，当时他被拘留在 Hurghada 警察局；

(h) Fangari Mohamed Hassanein Ezzeddine, 据称 2018 年 10 月 5 日在 El-Kalj 足球场被身着制服和便衣的警察绑架；

(i) Mostafa El-Habashy Mohamed El-Habashy, 据称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是 2018 年 12 月 26 日, 当时他被拘留在 Hurghada “第一” 警察局;

(j) Mohammed Hasan, 据称 2019 年 2 月 5 日在工作中被国家安全人员绑架。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作出澄清

60.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工作组决定澄清 4 起案件, 事关被拘留的 Ibrahim Ezz Eldin Mahmoud Salama、Abdul Rahman Usama Mohamed Al Akeed (或 Abdul Rahman Osama Muhammad Al-Aqeed) 和 Ahmed Alakad, 以及据称被杀的 Mahmoud Ghareeb Mahmoud Qassim。

六个月规则的适用

61. 2020 年 1 月 23 日和 24 日, 政府提供了资料, 根据这些资料, 工作组决定对 31 起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事关:

- (a) Khaled Taha Ahmed Omar
- (b) Muhammad Jamal Muhammad Abdul Majeed
- (c) Islam Raafat Abdel Mohsen Muhanna
- (d) Abdul Rahman Karim Fattouh Hamed
- (e) Musab Kamal Tawfiq Merai
- (f) Jamal Abdul Wahab Awad
- (g) Ahmed Adel Abdo Zaraa
- (h) Al-Mu'tasim Billah Adel Abdo Al-Zaraa
- (i) Abdul Rahman Saad Eid Naseer
- (j) Muhammad Ezz Al-Din Yusef Malik
- (k) Ahmed Amin Abdul Rahman Mahmoud
- (l) Islam Ali Abdel Aal Mohamed
- (m) Abdullah Boumediene Nasr El-Din Okasha
- (n) Abdel Malik Mohamed Abdel Malek Hussein
- (o) Alaa Al Sayed Ali Ibrahim
- (p) Hisham Abdel Maksoud Ahmed Ghobashi
- (q) Islam El-Sayed Mahfouz Salem Khalil
- (r) Mohamed Ahmed Abdel Hamid Antar
- (s) Al-Sayed Qasim Saleh Ali Al-Jezawi
- (t) Islam Attia Ali Attia Sarhan
- (u) Ahmed Kamal Ragab Suleiman Faraj

- (v) Salah Hussein Mohammed Ali Ghoneim
- (w) Moaz Ahmed Mohamed Al-Faramawi
- (x) Anas Al Sayed Ibrahim Mohamed
- (y) Sharif Al-Sayed Al-Mohammadi
- (z) Muhammad Ali Hassan Saudi
- (aa) Mohamed Magdy Mohamed Hussein
- (bb) Magdy Mohamed Abdel-Dayem
- (cc) Ahmed Adel Sultan Abd Al-Halim
- (dd) El-Sherif Mohamed
- (ee) Mustafa Hussein Mohamed Omar

政府提供的资料

62. 2020 年 1 月 23 日和 24 日，埃及政府转交了 34 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63. 2020 年 1 月 23 日，马来西亚政府转交了一起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64. 来文方提供了一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澄清

65. 根据政府先前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 15 起第 118 届会议已适用六个月规则的案件。据称其中 13 人被拘留，1 人被释放，另 1 人为逃犯。所澄清的案件事关：

- (a) Maged Taha Hussain Ahmad al-Sherei
- (b) Walid Ismat Hassan Khalil
- (c) Abu Bakr Ali Abdul Muttalib Sinhouti
- (d) Talaat Hassan Ali Qarani
- (e) Saad Sherif
- (f) Ezzat Eid Taha Fadel Khudair Ghoneim
- (g) Muhammad Awad Basyouni al-Asali
- (h) Ayatollah Ashraf Muhammad al-Sayyed
- (i) Obeir Naged Abdullah Mustafa
- (j) Tareq Mahmoud Hassan Mahmoud
- (k) Walid Ali Salim Muhammad Hamadah
- (l) Ali Mahmoud Ali Mahmoud al-Kadawani
- (m) Ibrahim al-Sayyed Muhammad Abdou Atta
- (n) Samiya Muhammad Nasef Rushdi
- (o) Marwa Ahmad Madbouly Ahmad

联合紧急呼吁

66. 2019 年 11 月 13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项关于 Ibrahim Metwally 的紧急呼吁。

意见

67. 工作组表示严重关切的是，据称在提出强迫失踪投诉后，没有系统地作出回应或展开调查。所收到的信息始终表明，与据称受害者有关的人向检察官等各种政府机构，以及包括内政部在内的具体部委发送了被称为正式投诉的正式电报，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工作组回顾 1992 年《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9 条和第 13 条的规定。第 13 条第 1 款要求各国在任何知情或具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人指称有人遭受强迫失踪时，确保前者有权向主管和独立的国家当局提出申诉并获得该当局对此申诉进行迅速、彻底和公正的调查。

68. 工作组重申感到关切的是，不断有指控称在法院作出释放决定后被转移到警察局的囚犯失踪。《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1 条要求，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的释放方式必须允许可靠的核查，以证实他们确已被释放，并证实他们获释时的情况可以保证他们身体健康并能充分行使他们的权利。

69. 本届会议期间，工作组审议了关于住房权利维护者 Ibrahim Ezz Eldin Mahmoud Salama 案件的新资料。工作组表示严重关切的是，似乎未对 Ibrahim Ezz Eldin Mahmoud Salama 遭强迫失踪和酷刑的指控展开调查。

70. 工作组遗憾地获悉，Mahmoud Ghareeb Mahmoud Qassim 2019 年 9 月 18 日在据称政府军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交火中被打死，他的案件最初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转交。工作组注意到所收到的资料存在差异，建议根据《关于或属非法致死事件调查的明尼苏达规程》中的标准，对 Mahmoud Ghareeb Mahmoud Qassim 死亡后进行的尸体解剖做到完全透明。

萨尔瓦多

政府提供的资料

71. 2019 年 9 月 3 日，萨尔瓦多政府转交了两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72. 来文方提供了两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印度

标准程序

73.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7 起案件，事关：

(a) Mohammad Shafi Rah Kuka, 据称 2000 年 5 月 8 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他的商店被捕，并被移交给印度当局；

(b) Abid Hussain Dar, 据称 1996 年 10 月 27 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 Chadwal-Mandial 区的卡图阿被印度军队逮捕；

(c) Manya Tancha, 据称 2005 年 8 月 3 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斯利那加的家中被印度军队逮捕；

(d) Shabir Ahmad Bhat, 据称 1996 年 1 月 19 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斯利那加的家中被印度军队逮捕；

(e) Bashir Ahmad Sheikh, 据称 1992 年 6 月 10 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斯利那加的 Lalchow 地区被边境安全部队逮捕；

(f) Mohamed Lone Akbar, 据称 1999 年 2 月 3 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 Bandipora 县的家中被印度军队逮捕；

(g) Muhammad Habib Zahir, 据称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尼泊尔蓝毗尼的 Bhairahawa 机场，据信他已被从边境带到印度。

74. 工作组还根据其工作方法，向巴基斯坦政府转交了其中一起案件的卷宗副本，向尼泊尔政府转交了其中两起案件的卷宗副本。

对联合紧急呼吁的答复

75. 2019 年 12 月 30 日，政府对 2019 年 4 月 2 日发出的联合紧急呼吁作出了补充答复，该呼吁事关环境人权维护者 Shanmugam Thangasamy(又名 R.S. Mugilan) 据称被强迫失踪，此前他参加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谴责高级警官参与了在 2018 年 5 月 22 日针对 Thothukudi 县 Sterlite 铜冶炼厂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抗议活动中枪杀 13 人的事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76. 来文方提供了 7 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联合指控函

77. 2019 年 12 月 18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据称对抗议者使用武力，导致至少 234 人死亡和 7,000 人被捕；并对拘留条件，包括虐待被拘留者行为以及限制记者报道有关事件表示关切。

对联合紧急呼吁的答复

78. 2019 年 12 月 3 日，政府对 2019 年 5 月 14 日发出的联合紧急呼吁作出了补充答复，该呼吁事关伊朗当局据称对人权维护者 Yasaman Aryani、Monireh Arabshahi 和 Mojgan Keshavarz 实施的逮捕和任意拘留。

约旦

澄清

79. 根据政府先前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 Mohammed Kefah Surour (或 Mohamed Kifah Sorour al-Momani) 的案件，该案件在第 118 届会议上已适用六个月规则(A/HRC/WGEID/118/1, 第 66 段)。Kefah Surour 先生现已获得自由。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联合紧急呼吁

80. 2019 年 9 月 25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关于 Od Sayavong 可能失踪的信函。

81. 2020 年 1 月 17 日，政府对联合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

黎巴嫩

指控函

82. 2019 年 11 月 8 日，工作组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黎巴嫩当局未能适当和彻底调查黎巴嫩公民 Andre Morcos 据称遭强迫失踪事件。

83. 2020 年 1 月 30 日收到政府答复，目前正在翻译。该文件将在翻译后提供。

利比亚

紧急行动

84. 工作组 2019 年 9 月宣布将开始记录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相当于强迫失踪的侵权行为(A/HRC/42/40, 第 94 段)。据此，工作组按照紧急行动程序向利比亚国民军³ 转交了一起关于 Siham Salim Sergewa 的案件。

政府提供的资料

85. 2019 年 11 月 6 日，利比亚政府转交了两起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86. 2019 年 12 月 20 日，土耳其政府转交了两起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³ 工作组强调，转交利比亚国民军的案件绝不意味着对任何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表示任何意见。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87. 来文方提供了一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作出澄清

88.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一起案件，事关 Awad Khalifa，据称他已从拘留场所获释。

联合指控函

89. 2019 年 12 月 23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记者 Reda Fhelboom 据称遭短期强迫失踪并随后被拘留。

马尔代夫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90. 2019 年 12 月 20 日，马尔代夫政府提供了一起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马来西亚

政府提供的资料

91. 工作组审查了埃及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提供的关于一名埃及公民据称被强迫失踪案件的资料，该埃及公民应埃及政府请求，被从马来西亚驱逐到埃及。两国政府提供的资料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意见

92. 工作组谨回顾《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8 条，该条规定，“如果有充分理由认为驱逐、回返(驱回)或引渡某人会使其有被强迫失踪的危险，任何国家都不得将该人驱逐、驱回或引渡到另一国家。”第 8 条还要求，为确定是否存在这种理由，主管当局应斟酌一切有关的因素，包括在适用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关国家是否有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形。

墨西哥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93. 来文方提供了一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联合指控函

94. 2019 年 10 月 9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墨西哥最高法院对一项就受害者及其亲属有权查阅他们向司法系统提起的强迫失踪案件卷宗所作的判决草案进行的讨论。

95. 2019 年 11 月 27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在执行美洲人权法院 2009 年就 Rosendo Radilla Pacheco 强迫失踪案发布的一项决议方面缺乏重大进展。

对联合指控函的答复

96. 2020 年 1 月 30 日，政府对 2019 年 10 月 9 日发出的事关最高法院对一项关于受害者及其亲属有权查阅强迫失踪案件卷宗的判决所作讨论的联合指控函作出了答复。

97. 2020 年 2 月 12 日，政府对 2019 年 11 月 27 日发出的关于 Radilla Pacheco 先生强迫失踪案的联合指控函作出了答复。

摩洛哥

政府提供的资料

98. 2019 年 9 月 18 日，摩洛哥政府转交了 15 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一般指控

99. 工作组从可靠来源收到的资料称，在摩洛哥执行《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困难重重。附件一中所载一般指控的重点是强迫失踪受害者了解真相和伸张正义的权利，以及为此目的建立专门机制的必要性。

莫桑比克

政府提供的资料

100. 2020 年 2 月 11 日，葡萄牙政府转交了关于莫桑比克记录下的一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所提供的资料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缅甸

联合紧急呼吁

101. 2019 年 10 月 10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些指控，事关 7 名若开邦少数民族从新加坡返回缅甸，随后被强迫失踪一个月。

102. 2019 年 11 月 29 日，政府对联合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

尼泊尔

对联合紧急呼吁的答复

103. 2020 年 1 月 20 日，政府对 2019 年 7 月 15 日发出的联合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该呼吁涉及修订 2012 年《国家人权委员会法》现行法的法案，这可能严重损害该委员会的权威、有效性和独立性，并限制尼泊尔人民诉诸司法的能力。

尼日利亚

一般指控

104. 工作组从可靠来源收到的资料称，在尼日利亚执行《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困难重重。一般指控(见附件一)的主要内容是据称因涉嫌参与该国东北部的博科圣地组织而被军方拘留的儿童遭强迫失踪。

巴基斯坦

紧急行动

105.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政府转交了三起案件，事关：

(a) Suleman Farooq Chaudhri, 据称 2019 年 10 月 4 日在拉瓦尔品第被据信是巴基斯坦安全机构成员的人绑架。

(b) Sher Jan, 据称 2019 年 12 月 6 日被警察从其在巴基斯坦的家中带走。

(c) Akmal Waheed, 据称 2019 年 10 月 14 日在卡拉奇太阳能医院被一个秘密机构的成员绑架，这些成员可能来自三军情报局、军事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

标准程序

106.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54 起案件(见附件二)。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作出澄清

107.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关于 Ali Nasir、Rahmdil Peer Bakhsh、Waqar ul Amin 和 Talal Ahmed 的四起案件。据称这些人已经获释。

六个月规则的适用

108. 2019 年 11 月 26 日，政府提供了 175 起未决案件的资料。根据所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对这些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政府提供的资料

109. 2019 年 11 月 26 日，巴基斯坦政府转交了 20 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10. 来文方提供了一起未决案件的最新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澄清

111. 根据政府先前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九起第 118 届会议已适用六个月规则的案件(A/HRC/WGEID/118/1, 第 85 段)，事关 Ehsaan Ullah、Muhammad Adnan、Waseem Behri、Sher Ali、Khuda Yaar、Hafiz Muhammad Sajjad、Khawar Mehmood、Noor Zada 和 Shah Zada。

112. 据报告，Ehsaan Ullah、Noor Zada 和 Shah Zada 被拘留，Muhammad Adnan、Waseem Behri、Sher Ali、Khuda Yaar、Hafiz Muhammad Sajjad 和 Khawar Mehmood 已经回家。

重复案件

113. 工作组决定将一起未决案件视为重复案件。重复案件随后从工作组的记录中删除。

其他联合信函

114. 2019 年 12 月 30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联合转交了一封信函，涉及 2019 年《开伯尔—普赫图赫瓦(军队援助文官政府)行动条例》和赋予武装部队广泛权力的问题。

菲律宾

政府提供的资料

115. 工作组感谢政府努力就诸多未决案件提供最新资料。工作组将努力在今后的届会上尽快处理收到的答复。

重复案件

116. 工作组决定将九起未决案件视为重复案件。重复案件随后从工作组的记录中删除。

联合紧急呼吁

117. 2019 年 10 月 10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份来文，涉及据称在突击搜查几个民间社会组织的办公室及其成员住所后逮捕了至少 62 人，以及据称一名人权维护者被绑架。

大韩民国

联合指控函

118. 2020 年 1 月 28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涉及据称 2019 年 11 月 2 日在东海抓获的两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被驱逐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据称作出这一决定的依据是，据称他们供认在其被大韩民国海军发现的那条船上杀害了 16 人。

俄罗斯联邦

标准程序

119.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8 起案件，事关：

(a) Abdurakhman Shamilievitch Abdurakhmanov, 据称 2010 年 6 月 25 日在达吉斯坦卡斯皮斯克其亲戚住所外的街上被据信是俄罗斯安全机构特工的人员绑架；

(b) Abdul-Yazit Denilbekovich Askhabov, 据称 2009 年 8 月 4 日晚在家中被三名戴着巴拉克拉法帽、穿着迷彩服的男子绑架，据称他们是联邦安全局或地区警察局人员；

(c) Isa Suleymanovich Maayev, 据称 2003 年 3 月 10 日在一次对其亲戚的住所进行的突击搜查中被据称属于俄罗斯军队的 10 名蒙面武装人员绑架；

(d) Timur Muhammedovitch Yandiyev, 据称于 2004 年 3 月 16 日在 Ingushenergo 大楼外被一群据称属于俄罗斯安全部门的武装蒙面人员绑架；

(e) Rustam Selimovitch Amerkhanov, 据称 2002 年 11 月 3 日在离开亲戚家去 Shalazi 见一个朋友时被俄罗斯特种部队逮捕；

(f) Magomed-Ali Vahaevich Abayev, 据称 2000 年 9 月 13 日在他家附近的俄罗斯军队检查站被绑架；

(g) Balavdi Zhebrailov, 据称 2005 年 4 月 25 日/26 日晚在家中被四名身穿制服、手持突击步枪的男子绑架；

(h) Buvaysar Magomadov, 据称 2002 年 10 月 27 日在亲戚家里被 20 名穿迷彩服和防弹背心的军官绑架，据推测他们属于俄罗斯武装部队。

政府提供的资料

120. 2019 年 12 月 21 日，俄罗斯联邦政府转交了 39 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121. 2020 年 1 月 10 日，乌克兰政府转交了一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六个月规则的适用

122. 2019 年 12 月 21 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提供了一起未决案件的资料。根据所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对该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23. 来文方提供了三起未决案件的最新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意见

124. 工作组关切地注意到，在确定失踪人员，特别是北高加索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方面缺乏进展，因此提醒俄罗斯联邦政府，它有义务在适当尊重文化习俗的情况下，搜寻、查找和辨认失踪人员或其遗骸，并将他们归还给亲属。

125. 工作组希望政府尽快对 2006 年 11 月 2 日提出的国别访问请求和随后发出的提醒函作出积极答复。

沙特阿拉伯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作出澄清

126.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 Abdulhadhi Jaralla 和 Ali Nasser Ali Jaralla 的案件，两人已从拘留场所获释。

六个月规则的适用

127. 2020 年 2 月 20 日，政府提供了关于 Turki Al Jasser 的未决案件的资料，据称他被拘留在利雅得的 al-Ha'ir 拘留中心。根据所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对该案适用六个月规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28. 来文方提供了一起未决案件的最新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澄清

129. 根据政府先前提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 Marwan Alaa Naji Al-Muraisy 被拘留案件，该案件在第 118 届会议上已适用六个月规则(A/HRC/WGEID/118/1, 第 94 段)。

联合指控函

130. 2020 年 1 月 27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 Mohammed Al-Khoudary、他的儿子 Hani Al-Khoudary 和 Adelrahman Mohammed 被逮捕、在未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继续拘留并受到虐待。

新加坡

联合紧急呼吁

131. 2019 年 10 月 10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些指控，事关 7 名若开邦少数民族从新加坡返回缅甸，随后被强迫失踪一个月。

132. 2019 年 10 月 24 日，政府对联合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

西班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33. 来文方转交了一起未决案件的最新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斯里兰卡

标准程序

134. 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20 起案件(见附件二)。

巴勒斯坦国

针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标准程序

135. 2019年9月，工作组宣布将开始记录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相当于强迫失踪的侵权行为(A/HRC/42/40, 第94段)。因此，在本届会议期间，工作组审议了四起据称在加沙地带哈马斯⁴控制的领土上犯下的相当于强迫失踪的案件，事关：

(a) Avera Mengistu, 以色列公民, 2014年9月7日进入加沙地带时被哈马斯成员带走；

(b) Hadar Goldin, 以色列士兵, 2014年8月1日在拉法被哈马斯武装分子带走；

(c) Hisham Al-Sayed, 以色列公民, 2015年4月20日越过东部边界进入加沙后失踪；

(d) Oron Shaul, 以色列公民, 2014年7月20日在加沙 Shuja'iyya 被哈马斯部队带走。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紧急行动

136.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一起案件，事关 Hadi Al-Zuhuri, 据称他被黎巴嫩驱逐后遭内政部人员逮捕。

137. 工作组根据其工作方法，向黎巴嫩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发送了案卷副本。

标准程序

138. 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33起案件(见附件二)。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作出澄清

139.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 Omair Mus'ab Yousef Gharaibeh 的案件，该案件系在工作组第118届会议上按照紧急程序转交该国政府(A/HRC/WGEID/118/1, 第106段)。106)。据称此人被拘留。

意见

14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继续实行和容忍强迫失踪而不受惩罚的做法(见 A/HRC/43/57)。工作组最强烈地谴责这种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做法。具体而言，工作组仍然感到关切的是，在政府部队和非国家行为体管理的设施中，缺乏正当程序，存在拘留期间虐待、酷刑和死亡的情况。由于缺乏有效调查，向失踪者亲属发出的正式死亡通知的数量显著增加，这进一步反映出有罪不罚文化猖獗。

⁴ 工作组强调，转交哈马斯的案件绝不意味着对任何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表示任何意见。

141. 工作组再次呼吁叙利亚当局立即停止和防止强迫失踪，查找并确定受害者下落，对这些侵权行为进行透明、独立和有效的调查，特别重视所报告的在押死亡事件，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并向失踪者家属提供补救。

泰国

澄清

142. 根据政府先前提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一起第 118 届会议已适用六个月规则的案件，事关 Chaicharn Chaiyasat (A/HRC/WGEID/118/1, 第 113 段)。据称他还活着。

联合紧急呼吁

143. 2019 年 9 月 25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关于据称 Od Sayavong 失踪的信函。

土耳其

标准程序

144.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一起案件，事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民 Hanan Arfo，据称他 2018 年 3 月在叙利亚西北部的 Afrin 被土耳其武装部队在一个联合武装团体配合下逮捕。

政府提供的资料

145. 2019 年 10 月 8 日，土耳其政府提供了 46 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澄清

146. 根据政府和来文方先前提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两起案件，事关 Mustafa Yilmaz 和 Gokhan Turkmen。据称两人均被拘留。

六个月规则的适用

147. 2019 年 10 月 8 日，政府提供了两起案件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对这两起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48. 来文方提供了一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联合指控函

149. 2019 年 11 月 15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项紧急呼吁，事关 Lisa Smith 及其孩子据称在叙利亚北部失踪。向爱尔兰政府发出了类似的呼吁。

150. 土耳其政府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和 23 日对联合紧急呼吁作出了两次答复。同样，爱尔兰政府分别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和 2020 年 1 月 14 日提供了两份答复。

151. 2019 年 12 月 11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项联合紧急呼吁，涉及需要保护四名法国妇女及其子女的生命权，据推测他们在叙利亚北部失踪。还向法国政府发出了类似的联合紧急呼吁。

意见

152. 工作组回顾，终止或暂停对据称强迫失踪的刑事调查并不能免除所涉国家在适当尊重文化习俗的情况下查找和确定失踪人员或其遗体下落的义务，确认其身份并将其归还亲属。在这方面，工作组敦促土耳其政府与失踪者亲属充分协调，采取具体的搜寻措施，以澄清失踪者的命运和下落。

土库曼斯坦

澄清

153. 根据政府和来文方先前提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一起关于 Annamurad Atdaev 的案件。据称此人被拘留。

联合指控函

154. 2019 年 11 月 29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至少 27 人据称因酷刑、不人道待遇、有辱人格的拘留条件和拒不提供医疗援助而在土库曼监狱系统，特别是在最高警戒监狱 Ovadan Depe 关押期间被强迫失踪和死亡。

155. 2020 年 2 月 14 日，政府提供了一份答复，该答复正待翻译。

意见

156. 工作组欢迎土库曼斯坦政府愿意接受工作组的技术访问，以加强当局有效打击和防止强迫失踪，特别是监狱系统中强迫失踪的能力。工作组希望为正式的国别访问铺平道路，继续承诺在 2020 年提供技术支持。

乌克兰

标准程序

157. 2019 年 9 月，工作组宣布将开始记录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相当于强迫失踪的侵权行为(A/HRC/42/40, 第 94 段)。因此，在本届会议期间，工作组审议了三起据称在自封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⁵ 控制的领土上犯下的相当于强迫失踪的案件。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乌克兰政府和自封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转交了这些案件，事关：

⁵ 工作组强调，转交自封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案件绝不意味着对任何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表示任何意见。

(a) Dmitriy Ruban, 据称 2014 年 8 月 29 日在顿涅茨克的 Mnogopole/Starobeshevo 地区被自封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团体绑架。

(b) Yurii Karpov, 据称 2014 年 8 月 29 日在顿涅茨克的 Mnogopole/Starobeshevo 地区被自封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团体绑架。

(c) Oleg Karpov, 据称 2014 年 8 月 30 日被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绑架, 并被转移到 Starobeshevo 定居点附近自封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区的一支哥萨克部队。

政府提供的资料

158. 2020 年 1 月 10 日, 乌克兰政府提供了 6 起未决案件的资料, 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59. 来文方提供了两起未决案件的最新资料, 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意见

160. 工作组感到关切的是, 在澄清乌克兰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方面缺乏进展。在这方面, 工作组提醒乌克兰政府及自封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有义务在适当尊重文化习俗的情况下, 查找和确定失踪人员或其遗体下落, 确认其身份并将其归还亲属。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61. 来文方提供了一起未决案件的最新资料, 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联合指控函

162. 2020 年 1 月 31 日, 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 事关在坦桑尼亚的一名人权律师和一名记者据称遭到短期强迫失踪和任意拘留以及虚假指控。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紧急行动

163.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 向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政府转交了两起案件, 事关:

(a) Oswaldo Valentín García Palomo, 据称 2019 年 12 月 12 日在位于加拉加斯“螺旋大厦”的玻利瓦尔国家情报局总部失踪;

(b) Víctor Andrés Ugas Azocar, 据称 2019 年 12 月 20 日在委内瑞拉特别行动部队领导的一次行动中, 在加拉加斯埃尔帕拉伊索区的 Madariaga 广场附近被捕。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64. 来文方提供了一起未决案件的最新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暂停六个月规则

165.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关于 Gilber Alexander Caro Alfonzo 一案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暂停第 119 届会议后对该案适用的六个月规则。

联合紧急呼吁

166. 2020 年 1 月 28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项紧急呼吁，事关 Gilber Caro Alfonzo 和 Victor Ugas Azocar 在加拉加斯遭到的逮捕和强迫失踪。

联合指控函

167. 2019 年 11 月 6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转交了一封指控函，事关 Rafael Acosta Arevalo 在羁押期间死亡，他被强迫失踪，并死于酷刑。

越南

澄清

168. 根据政府先前提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一起第 118 届会议已适用六个月规则的案件，事关 Ngo Van Dung (A/HRC/WGEID/118/1, 第 137 段)。据称他被拘留。

政府提供的资料

169. 2020 年 1 月 3 日，政府转交了一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70. 来文方提供了一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对联合紧急呼吁的答复

171. 2020 年 1 月 30 日，政府对 2019 年 4 月 18 日发出的联合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该呼吁事关据称 Truong Duy Nhat 遭到任意逮捕和强迫失踪并随后被从泰国遣返越南，以及 Bach Hong Quyen 遭到监视和恐吓。

也门

标准程序

172.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也门政府转交了 10 起案件，事关：

(a) Osama Mohammed Ali Al-Sarati, 据称 2016 年 6 月 24 日在亚丁安全部的部队对其位于亚丁的住宅进行突击搜查时逮捕；

(b) 一名未成年人，据称 2016 年 4 月 2 日被亚丁安全部逮捕，随后在监狱系统失踪；

(c) Helmi Abdo Mohammed, 据称 2016 年 3 月 21 日在舍卜沃—亚丁公路上被一个武装团体绑架，据推定，该团体与 Bakazm 部落和亚丁安全部有关联；

(d) Zakaria Ahmed Mohammed Qasem, 据称 2018 年 1 月 27 日在亚丁被一个不明身份的武装团体绑架，推定，该团体与亚丁安全部有关联；

(e) Adel Mohammed Saleh Haddad, 据称 2016 年 11 月 17 日被 Abu Al-Yamamah 领导、据信得到联军和也门政府支持的武装团体绑架；

(f) Mohamed Abdellah Abdu Ghailan, 据称 2016 年 11 月 10 日在下班返回亚丁时被亚丁安全部逮捕；

(g) Salem Saeed Saleh Al Kibi, 据称 2016 年 9 月 3 日在从阿比扬省前往亚丁的途中在曼苏拉被亚丁安全部逮捕；

(h) Mohamed Abdel Rahman Said Diab Ghafouri, 据称 2016 年 8 月 24 日在亚丁 al-Basateen 地区的一处私人住宅遭到突击搜查时，被也门安全部队在联军密切配合下绑架；

(i) Hussein Abdo Mohammed Abdullah Bakrin, 据称 2016 年 7 月 1 日被亚丁安全部和亚丁的一支反恐部队逮捕；

(j) Yasser Ali Salem Saeed, 据称 2016 年 5 月 21 日被拉赫季安全部逮捕，据称他因害怕亲属遭到报复而投降。

173. 2019 年 9 月，工作组宣布将开始记录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相当于强迫失踪的侵权行为(A/HRC/42/40, 第 94 段)。因此，在本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审议了五起据称在萨那事实当局⁶控制的领土上犯下的相当于强迫失踪的案件。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也门政府和萨那事实当局转交了这些案件，事关：

⁶ 工作组强调，向萨那事实当局发送的来文绝不意味着对任何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表示任何意见。

(a) Waheed Muhammed Naji Alsofi, 一名居住在萨那的记者, 据称 2015 年 4 月 7 日被一些身着便衣的胡塞武装团体成员绑架, 他们在他支付电话和互联网账单时对萨那一家邮局进行了突击搜查;

(b) Fawzi Ahmed Obaid, 据称 2015 年 9 月 7 日下班途中在萨那北部的 Mathbah 街上被胡塞武装团体绑架;

(c) Muhammed Ali Hameed Ahmed Al-Athori, 据称 2015 年 11 月 23 日在塔伊兹被胡塞武装团体绑架;

(d) Fahmi Abdulrageeb Khalid Al-Miriri, 据称 2017 年 3 月 13 日在 Al-Hoban 的一个检查站被胡塞武装团体绑架;

(e) Muhammed Muhmmmed Qahtan Qaid, 来自萨那的全国对话主席团成员, 据称 2015 年 4 月 5 日在对位于萨那的住所进行的突击搜查中被胡塞武装团体绑架。

联合指控函

174. 2019 年 12 月 3 日, 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一起, 向萨那事实当局转交了一封联合指控函, 涉及两名也门记者 Bilal Al-Arifi 和 Mohammed Al-Salahi 据称失踪一事。

Annex I

General allegations

Morocco

1. Le Groupe de travail sur les disparitions forcées ou involontaires a reçu, de la part de sources crédibles, des informations relatives à des obstacles rencontrés dans l'application des dispositions de la Déclaration sur la protection de toutes les personnes contre les disparitions forcées au Maroc (voir aussi A/HRC/13/31/Add.1; A/HRC/22/45/Add.3).

2. Il a été rapporté au Groupe de travail que suite à l'indépendance du Maroc en 1956, de graves violations de droits humains ont été commises, notamment par les services de sécurité de l'État, et ce de manière systématique. Ces violations, qui se sont aggravées à des moments de tension politique dans les années 1963, 1965, 1973, 1976, 1981 et 1990, auraient pris plusieurs formes : arrestations arbitraires, enlèvements, disparition forcée, exécutions extrajudiciaires et procès injustes et inéquitable. Selon les informations reçues, ont été utilisés alors des centres secrets de détention arbitraire et de disparition forcée, tels que Dar Brisha, Dar al-Mokri, Derb Moulay Cherif, le 7^{ème} arrondissement et autres tels que Tazmamart, Agdez et Kelaat M'gouna. Ces périodes ont été marquées par de nombreux soulèvements sociaux, entraînant, selon les sources, la répression de l'État par l'usage excessif et disproportionné de la force par les autorités. Cette répression aurait fait de nombreuses victimes de disparition forcées, torture, traitements cruels, inhumains ou dégradants. Il a été indiqué au Groupe de travail que la torture et les disparitions forcées ont été systématiquement pratiquées dans le but de provoquer la terreur parmi les victimes et la société.

3. Il a été rapporté que pour traiter les cas de disparitions forcées et initier un processus de justice transitionnelle, l'Instance indépendante d'arbitrage chargée des indemnités des préjudices matériels et moraux avait été créée en 1999. Cependant, de nombreuses organisations de défense des droits humains ont considéré cette initiative comme étant une approche fragmentaire et réductrice. Les sources ont indiqué qu'en 2004 et suite à la recommandation émise par le Conseil Consultatif des Droits de l'Homme (CCDH), l'Instance Équité et Réconciliation (IER) a été créée pour un mandat de 23 mois. Cependant, de nombreuses critiques ont été faites au sujet de cette Instance. La recommandation du CCDH ne comportait aucune référence ni au concept de vérité, ni à un quelconque mécanisme d'investigation concernant les victimes de la disparition forcée, ou de détention arbitraire dont le sort était inconnu. A la fin du mandat de l'IER et suite à la découverte de la fosse commune au niveau de la caserne de Pompiers de Casablanca, les sources indiquent qu'un Comité de suivi a été mis en place, afin de mettre en œuvre les recommandations de l'IER.

4. En 2009–2010 un rapport final a été publié par le Conseil Consultatif des droits de l'Homme, présentant un inventaire des résultats du Comité de suivi. Le rapport révèle environ 1300 cas de disparitions forcées ou involontaires entre 1963 et 1999, et identifie les organes étatiques responsables.

5. Selon les informations reçues, il existe un fort déséquilibre entre les trois piliers de la justice transitionnelle. En effet, le droit à la réparation serait privilégié au détriment du droit à la vérité et du droit à la justice. Depuis 2010, sur une période de près de dix ans, ni le Conseil Consultatif des Droits de l'Homme, ni son successeur, le Conseil National des Droits de l'Homme (CNDH), n'ont révélé de fait nouveau lié à la vérité, tandis que le travail du Comité de suivi a été consacré principalement aux indemnités individuelles et à l'insertion sociale.

6. Concernant le droit à la réparation, si l'accent a été mis sur l'indemnisation et la réparation en général, les sources ont souligné plusieurs lacunes. En effet, les sources ont remarqué l'absence de mesures de célébration officielle de la mémoire des victimes de disparitions forcées ou involontaires et de détention arbitraire. Elles ont évoqué l'absence de réhabilitation ou de restauration des anciens centres de détention secrète et de toute autre

action visant à la préservation de la mémoire, ainsi qu'une diffusion limitée d'ouvrages sur la mémoire publiés par le Conseil national des Droits de l'Homme. Selon les informations reçues, il n'existe pas encore de projet de réparation communautaire ou collective lié à la mémoire, tel que la mise en place d'un musée.

7. Selon les sources, des insuffisances flagrantes existeraient quant à la mise en œuvre du droit à la vérité. Les sources ont indiqué un manque d'identification individuelle par l'ADN des personnes déclarées décédées et se trouvant dans certains cimetières, par exemple à Casablanca, Agdez et Kelaat Megouna. Le Conseil national des Droits de l'Homme n'a publié aucun communiqué, rapport ou document officiel sur les travaux du Comité de suivi liés au parachèvement de la révélation de la vérité ou à la poursuite des investigations pour l'élucidation des cas de disparition forcée non encore élucidés. Il a été rapporté que les dépouilles d'environ 50% seulement des personnes déclarées décédées ont été localisées et que la majorité des cas individuels de disparitions forcées n'ont pas été élucidés.

8. Des déclarations de décès auraient été données aux familles sans preuve de décès, ou d'éléments précis de preuve ayant conduit à la conviction qu'il s'agit d'un décès, et sans prouver l'impossibilité de retrouver et/ou d'identifier les dépouilles. Selon les informations communiquées au Groupe de travail, l'IER et son Comité de suivi auraient construit leur conviction du décès de nombre de victimes sur la base de présomptions ou fortes présomptions seulement, et non sur la base de témoignages dignes de confiance ni de preuves matérielles. De plus les sources indiquent que le recours aux certificats de décès (au lieu d'alternatives tel que des certificats d'absence) aurait été privilégié par les autorités marocaines, entre autres en raison de dispositions du code de la famille qui traitent de l'héritage selon le droit islamique, notamment l'article 326 qui stipule que « [l]a personne portée disparue est tenue pour vivante à l'égard de ses biens. Sa succession ne peut être ouverte et partagée entre ses héritiers qu'après la prononciation d'un jugement déclarant son décès. Elle est considérée comme étant en vie aussi bien à l'égard de ses propres droits qu'à l'égard des droits d'autrui. La part objet de doute est mise en réserve, jusqu'à ce qu'il soit statué sur son cas ». De ce fait, plusieurs familles de disparus dont le sort reste inconnu auraient présenté des demandes d'indemnisation. Des décisions judiciaires de déclaration de décès auraient été rendues sans la présence effective des familles. Ainsi, l'obtention d'un certificat de décès aurait mené à l'élucidation de cas par les autorités sans que des enquêtes effectives aient eut lieu relativement à l'identité des dépouilles, à l'identification des lieux d'inhumation, ou aux circonstances des décès. Les sources ont indiqué également que, dans certains cas, lorsque la famille recevait des indemnisations ou réparations, le Comité considérait que le cas de la personne disparue avait été élucidé.

9. Selon les sources, le processus d'identification des dépouilles s'est caractérisé par un manque de transparence et de rigueur. En effet, l'identification des dépouilles se serait faite majoritairement sans généralisation du processus d'identification par anthropologie médico-légale, sans analyses ADN (seulement 24 analyses ADN auraient été faites, dont 13 seraient concluantes), et parfois même en l'absence d'accord avec les familles. Enfin, les sources notent que pour les cas de disparitions rapportées par l'IER dont la présomption de décès n'avait pas été acquise ou dont le sort exact n'avait pu être déterminé, le Comité de suivi les aurait considérés comme des cas n'entrant pas dans le cadre des disparitions forcées, alors qu'ils avaient été admis par l'IER comme tel.

10. Il a également été porté à l'attention du Groupe de travail que l'IER avait eu un accès très limité aux archives officielles. Les sources ont indiqué l'absence de cadre juridique clair et uniforme dans la gestion, l'organisation et la réglementation des archives, dont la plupart se trouveraient dans un état désastreux. Des pages auraient par exemple été arrachées délibérément dans un registre d'admission des patients à l'hôpital municipal d'Al-Hoceïma entre le 11 et le 17 janvier 1984, période d'événements sociaux, ainsi que dans le registre des décès de celui de l'hôpital Al-Ghassani de Fès, entre le 11 et le 16 décembre 1990.

11. Les sources appellent à la création d'un mécanisme national se chargeant du parachèvement de la vérité. Ces revendications sont appuyées par les recommandations du Groupe de travail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s disparitions forcées ou involontaires, dans son rapport publié après sa visite au Maroc en 2009, et aussi dans son rapport de 2013 relatif à

l'évaluation de la mise en œuvre de ses recommandations. Selon les sources, cela reviendrait à révéler la vérité sur le sort des cas non élucidés, non seulement les 2 cas qui sont officiellement reconnus comme non élucidés en 2019, mais tous les cas dont le sort a été considéré élucidé par une simple affirmation du décès des victimes, sur la base de présomptions non définies clairement, inexactes, fragiles ou peu convaincantes et en l'absence de dépouilles. Les sources soulignent que dans les rapports officiels des autorités responsables du traitement de ces dossiers, le nombre de cas en suspens (non élucidés) est passé de 66 cas en 2006, à 9 cas en 2009, à 6 cas, puis seulement 2 cas en 2019.

12. Enfin, selon les informations reçues, des obstacles existent quant à l'application du droit à la justice. Il a été rapporté au Groupe de travail que seulement trois ou quatre cas ont été portés devant les tribunaux et qu'aucun n'a donné lieu à une enquête ou une poursuite judiciaire. Bien que prévue par la Constitution de 2011, l'incrimination de la disparition forcée ne fait pas l'objet de dispositions spécifiques dans le Code pénal en tant que crime spécifique. La disparition forcée ou involontaire est un crime complexe et nécessite des mécanismes spéciaux, or aucune norme ni mécanisme d'enquête judiciaire efficace et adapté n'a été mis en place.

13. Il a enfin été porté à l'attention du Groupe de travail que suite à la ratification par le Maroc en 2012 de la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protection de toutes les personnes contre les disparitions forcées, son premier rapport national n'a pas été soumis au Comité de la Convention.

Nigeria

14. The Working Group on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 received information from reliable sources on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Nigeria. This general allegation focuses on the alleged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f children detained by the military for suspected involvement with Boko Haram in Northeast of the country.

15.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the Nigerian military has arrested and detained thousands of children, some as young as five, for suspected involvement with the armed Islamist group Jama'atu Ahlis Sunna Lidda'awati wal-Jihad, more commonly known as Boko Haram. The source affirms that between January 2013 and March 2019, Nigerian authorities detained at least 3,617 children for association with Boko Haram, including 1,617 girls. In 2017 alone, authorities detained over 1,900 children.

16. The Working Group received a report that describes the documentation of the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f 32 children and youth who had been deprived of liberty as children at Giwa military barracks in Maiduguri, the main military detention facility in Borno State. The children and youth included 25 males and 7 females who said they had been detained for periods ranging from a few weeks to 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Fifteen of the 32 were detained for more than a year, and nine were detained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17. It was reported that none of the 32 children were taken before a judge or appeared in court, as required by law. None were aware of any charges against them and only one said he saw someone who he believed might have been a lawyer. Furthermore, none of the children had contact with family members outside the detention center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not notifi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their arrest or de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after their release, some children discovered that their families had no idea where they had been, or they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dead. In some cases, parents witnessed the arrest of their children but also received no information on where their child was being taken or when they would be released.

18. The source reports that since the Boko Haram insurgency began in 2009, government forces have apprehended children suspected of Boko Haram involvement in a variety of ways: during security sweeps, military operations, screening procedures outside of camps for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arrests from the camps themselves, and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informants. It is alleged that authorities often arrest children with little or no evidence.

19. It is stated that the military may hold children for short periods in local prisons or detention facilities, but eventually transfers most of the children to Giwa military barracks in Maiduguri. Some, though not all of the children were interrogated at Giwa, and soldiers recorded their nam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they provided.

20. The report received by the Working Group shows that fourteen of the 32 children and youth were arrested with other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siblings and/or parents. In some cases, they were detained with other family members in the same cell, and in other cases, they were separated with little or no opportunity for contact. Whether or not they were detained with family members, none of the children and youth reported any contact with family members outside of the detention center.

21. The report received by the Working Group includes the following examples of the documented cases:

22. A 14-year old girl, detained for nearly two years, whose arrest was witnessed by an older man who told her mother what had happened. She learned after her release that her mother had gone to Giwa barracks to try to see her, but that the military refused to let her enter and threatened to put her in a cell if she did not leave.

23. A 15-year old boy was detained at Giwa barracks for ten months with no contact with his family. After his release, he was reunited with his father and mother, who did not know he was at Giwa barracks and if he was alive or dead.

24. A 16-year old boy was arrested with his brother, who subsequently died in detention. He learned that his parents did not know that he had been held at Giwa, or that his brother had died, so he had to tell them once freed.

25.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Nigerian security forces have released at least 2,220 children from military detention between January 2013 and March 2019. Since September 2019, they have released an additional 112 children and youth.

26. It is also reported that after their release, all of the children were taken to a transit center in Maiduguri that is operated by the Borno State Ministry of Women Affai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hildren typically stay at the center for two or three months, receiving psychosocial support. During that time, social workers also attempt to trace their families,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children and/or photographs.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suggests that military authorities did not provide any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is purpose.

Annex II

Standard procedure cases

Burundi

1. The Working Group transmitted 46 cases to the Government, concerning:
 - (a) Calixte Irankund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rrested on 14 May 2016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Anti-Riots Brigade.
 - (b) Jean-Marie Vianney Mbonimp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rrested on 25 December 2015 by individuals in police uniform.
 - (c) Nestor Ndagijiman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01 August 2015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Special Police of Roulage. He was taken with his brother Mr Aloys Musonera.
 - (d) Jibril Ndayishimiye,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28 May 2015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Anti-Riot Brigade.
 - (e) Raphael Ngendakuman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01 April 2016 by a member of the Imbonerakure militia and police officers.
 - (f) Belyse Nindabir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01 February 2017 by members of the Imbonerakure militia. She was allegedly taken to the Murehe Forest near the border.
 - (g) Olivier Ntawuhinyuziman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01 May 2016 at the Ngozi province near the border with Rwanda by members of the Imbonerakure militia from Kirundo Province in collaboration with Imbonerakure Ngozi Province.
 - (h) Eric Nzungu,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2 December 2015 by police officers of the Support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stitutions (API).
 - (i) Eric Save,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2 December 2015 at the police station of Ijenda by the Commander of Mujejuru camp.
 - (j) Timothée Ntirubaruto,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20 November 2016 by military officers commanded by the Commander of Mujejuru Camp. He was embarked in a military pickup of the Mujejuru camp.
 - (k) Aloys Musoner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01 August 2015 with his brother Mr. Nestor Ndagijimana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Special Police of Roulage.
 - (l) Appolinaire Nimbon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23 November 2016 in the bar “La Caravane” located in Kajaga by two identified agents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 (m) Juvénal Arakaz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24 December 2015 by policemen from his workplace in a bar in Kinindo district.
 - (n) Marie José Baransamaje, a Burundian citizen, was allegedly abducted on 15 December 2015 from his home by a group of police officers accompanied by two identified agents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including the chief of the interior intelligence service.
 - (o) Aimable Bigiriman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3 September 2015 from his home by a brigadier of the police unit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stitutions accompanied by a member of the Imbonerakure youth militia.

(p) Jean Claude Nahayo,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rrested and then tied up on 01 July 2015 with his son Odilon Nikuze, by police offic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a Lieutenant. They were taken to the “Iwabo w’Abantu” bar in Kamenge which sheltered an informal underground cell.

(q) Emelyne Ndayishimiye,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08 December 2015 by agents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in a Probox type car with tinted windows without a number plate in Kigobe District Ntahangwa commune, Bujumbura Mairie.

(r) Karim Nikiz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2 December 2015 with Mr. Etienne Niyongere by officers under the orders of an agen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s) Egide Nikonabasanze, a Burundian citizen, was allegedly abducted on 02 August 2015 by police officers from the Mobile Intervention Group. He was arrested, tied up and blindfolded by police officers led by the police chief of the Mobile Group for Rapid Intervention. He was taken on a roa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vince of Bubanza.

(t) Odilon Nikuze,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with his father Jean Claude Nahayo on 01 July 2015 from their home by a police officer. They were arrested and then tied up by police offic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a Lieutenant General and were taken to the “Iwabo w’Abantu” bar in Kamenge which sheltered an informal underground cell.

(u) Jean Nivongabo,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rrested on 10 July 2015 in central downtown of Kabarore commune by military personnel.

(v) Etienne Niyongere,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2 December 2015 with Mr. Karim Nikiza by police officers under the orders of an agen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They were put in a car with tinted windows and taken to an unknown destination.

(w) Thierry Niyukuri,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6 January 2016 by the police.

(x) Prime Nkengurutse,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09 June 2016 by police officers from the Support Poli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stitutions.

(y) Elvis Nkundw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05 December 2015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Muzinda Combat Engineering Camp.

(z) Jean Paul Nkundw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06 December 2015, by a Lieutenant-Colonel, Commander of the Combat Engineering Camp of Muzinda.

(aa) Alexis Nkuziman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07 December 2015, by police from the Brigade Support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stitutions.

(bb) Jérôme Bigirindavyi,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rrested on 21 June 2016 by individuals dressed in civilian clothes.

(cc) Evariste Bitomagir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rrested on 13 December 2015, at the market of Rusaka by a member of the Imbonerakure militia.

(dd) Vincent Bivugire,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4 July 2015 from the North Station in the Kamenge district, by agents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ee) Gratien Cinyeretse,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rrested on 23 December 2015, by officers of the Support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stitutions.

(ff) Désiré Gahungu,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rrested on 27 October 2015 by a Commander of the Brigade Anti-émeute near his home.

(gg) Jean Hakiziman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rrested on 11 December 2015, by Lieutenant-Colonel, Commander of the Muzinda Combat Engineer Camp in the Cibitoke Urban Area. On December 14, 2015, Jean Hakizimana was seen in police custody in the Cibitoke Urban Area.

(hh) Belly Mugish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1 December 2015 at around 11 am by police officers and with his uncle Nibizi Gérard as well as his three cousins, Nibizi Armand, Nibizi Armel, and Nibizi Clovis.

(ii) Armand Nibizi,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1 December 2015 at around 11:00 a.m by police officers with father Nibizi Gérard and with his two brothers Nibizi Armel and Nibizi Clovis, as well as his cousin Mugisha Belly.

(jj) Armel Nibizi,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1 December 2015 at around 11 am with his father Nibizi Gérard at home with his two brothers, Nibizi Armand, aged 20, Nibizi clovis, 18 years old and his cousin Mugisha Belly by police officers.

(kk) Clovis Nibizi,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1 December 2015 at around 11 a.m with his father Nibizi Gérard at home with his two brothers, Nibizi Armand and Nibizi Armel as well as his cousin Mugisha Belly by police officers.

(ll) Gerard Nibizi allegedly abducted on 11 December 2015 at around 11 a.m with 4 persons, including his three children Nibizi Armand, Nibizi Armel, and Nibizi Clovis, as well as his nephew Mugisha Belly by police officers.

(mm) Angélu Nivonkuru,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rrested on 11 December 2015 in the morning, by the police officers of the Brigade Support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stitutions when he was coming back from his workplace at the TIGER society of transport. Mr Niyonkuru Angélu was taken at a pick-up and then was taken to an unknown place.

(nn) Charles Majeur Mutoniwabo,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22 December 2015 at the Gare du Nord in Kamenge, commune Ntahangwa, Bujumbura Mairie, by an agent of the Burundi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s.

(oo) Olivier Mugish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3 January 2016 with his friend Firmin Wakana from the home of Firmin Wakana by soldiers under the orders of a Lieutenant-colonel whose identity is known.

(pp) Emery Nakumukiz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0 March 2016 by two individuals dressed in police uniforms.

(qq) Thierry Nijimbere,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08 December 2015 by security agents under the command of a Lieutenant-Colonel.

(rr) Vincent Biziman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6 April 2016 at his home by four individuals one of whom was wearing a police uniform. The identity of one of the perpetrators, the local chief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is known.

(ss) Serges Ntakirutiman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31 October 2015 at 13h00 on the airport road between Rukaramu and Maramvya, commune Mutimbuzi, province Bujumbura rural by an agen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whose identity is known and was transported towards Maramvya in an identified vehicle.

(tt) Jean Bosco Havyarimana a Burundian citizen allegedly abducted on 06 June 2015 by agents in plain clothes and police officers.

Pakistan

1. The Working Group transmitted 54 cases to the Government, concerning:

(a) Qasim Khan, allegedly abducted in front of Kohat Jarna prison shortly after he had been released on bail on 27 April 2017,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b) Muhammad Nawaz,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on 30 September 2016,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c) Abdul Kalik,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on 30 September 2016,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d) Rafiq Ahme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on 30 September 2016,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e) Noor Rehm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on 28 September 2014,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f) Muhammad Shakeel,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the streets in Rawalpindi on 4 July 2014,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g) Iftikar Ullah,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on 28 June 2014,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h) Noor Zam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on 16 July 2013,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i) Hafiz Muhammad Luqman Saqib,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on 20 November 2012,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j) Mohsin Kh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on 24 October 2012,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k) Muhammad Ameen Kha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2 September 2011 from his home,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l) Dil Nawaz,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on 24 October 2012,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m) Lal Bahadurr,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on 14 January 2011,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n) Zabta Kh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Tangi College Koronon on 18 August 2010,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o) Muhammad Zubair,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Kareem Pura Ghanta Ghar in Peshawar on 10 January 2009, b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p) Din Muhamma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Lal Abad, Hazar Ganji, Quetta, Balochistan on 13 August 2010, by Frontier Corps agents.

(q) Dost Muhammad, allegedly abducted on 12 February 2012 at Jinnah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Karachi, by Frontier Corps agents.

(r) Irshad Ahmed, allegedly arrested at the Miyan Ghundi's checkpoint, Hazarganji, Quetta District, Balochistan, on 14 September 2010, by Frontier Corps agents.

(s) Abdul Wahab, allegedly abducted at Tump, Kech District, Balochistan, on 8 March 2010, by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ISI) agents.

(t) Dostain, also known as Bolan Kareem, allegedly abducted at a picnic point in Chachik, near Pasni Airport, in Pasni City, Gwadar district, Balochistan, on 4 January 2013, by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ISI) agents.

(u) Zahoor Ahmad, allegedly abducted at Khar Dan, District Kalat, Balochistan, on 29 September 2013, by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ISI) and Frontier Corps agents.

(v) Zaheer Ahmad, allegedly abducted at Hub Chowki, District Lasbela, Balochistan, on 13 April 2015, by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ISI) and Frontier Corps agents.

(w) Hasil Khan Hasrat,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residence in Gazi, Jhao, Awaran district, Balochistan, on 19 February 2014, by Frontier Corps agents.

(x) Muhammad Nawaz Rind, allegedly abducted along with his father, Fazal Khan, from the Rind Ali Bazaar, in Dhadar, Kacchi District, on 10 July 2014, by Frontier Corps and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ISI) agents.

(y) Fazal Khan Kolvi Rind, allegedly abducted along with his son, Muhammad Nawaz Rind, from the Rind Ali Bazaar, in Dhadar, Kacchi District, on 10 July 2014, by Frontier Corps and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ISI) agents.

(z) Saadullah, allegedly abducted at Grade station link road, Surab, District Kalat, Balochistan, on 6 September 2013, by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ISI) and Frontier Corps agents.

(aa) Ganj Bakhsh, allegedly abducted on 17 October 2017 in front of the Degree College of Saryaab road, in Quetta, by agents of a State secret agency and the Frontier Corps.

(bb) Aman Ullah, allegedly abducted on 10 March 2017, at the Sungar Cross, in Mastung, Mastung District, by unknown armed men believed to be State agents.

(cc) Jan Muhammad, allegedly abducted in Bit Buleda on 13 March 2013, by Frontier Corps agents.

(dd) Zaheer Abbas,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Jamiya on 17 May 2017,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ee) Hazrt Hast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a market on 14 July 2016,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ff) Muhammad Naseem, allegedly last seen in early August 2019, while in the custody of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personnel, after being detained at the Korangi Bridge, in Karachi, by ISI agents on 14 May 2019.

(gg) Mola Khani,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Khyber Pakhtunkhwa, Pakistan, on 29 July 2016, by agents of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hh) Shakir,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the Pakistan-Afghanistan Highway, at the Khyber Agency, on 29 July 2016, by agents of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ii) Sher Rehm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the streets in Peshawar on 9 July 2010, by agents believed to be from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jj) Jeand Baloch, allegedly abducted at Spini Road, Quetta, Balochistan, on 30 November 2018, by Frontier Corps and intelligence officials.

(kk) Nasir Hussain, allegedly abducted at his house in Baloch Colony, on 26 June 2018, by the Pakistani army.

(ll) Najeem Ahmed, allegedly abducted at Hub Chowki, District Lasbela, Balochistan, on 8 July 2016, by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officials.

(mm) Shams-ur-Rahman Mengal, allegedly abducted at Killi Mengal Cross, Nushki, Balochistan, on 27 March 2015, by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ISI) and Frontier Corps agents.

(nn) Hazrat Bilal,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Khyber Agency, on 26 March 2012,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an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Counter-Terrorism Department (CTD).

(oo) Muhammad Abu-Baker,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the Mosque of Sadiq Abad, on 15 April 2017,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an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Counter-Terrorism Department (CTD).

(pp) Muhammad Shaifq,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the City police station of Sadiq Abad, on 28 February 2018,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an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Counter-Terrorism Department (CTD).

(qq) Zahid Amee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Tehsil Kot Adu, Muzaffargarh District, on 11 July 2014,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rr) Azeem Kh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on 11 January 2013,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ss) Faiz- Ur- Rehman,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Aorangi Town, Karachi, on 17 August 2016,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tt) Syed Ali Shah,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Mohammad Agency, on 22 May 2016, by members of a secret agency, possibly from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uu) Ghulam Mustafa, allegedly abducted at his temporary residence in Adalat Road, in the city of Hub in Balochistan, on 15 January 2016, by the Pakistan army and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personnel.

(vv) Muhammad Haneef,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a house in Sordo, district Panjgur, Balochistan, on 29 October 2018, by Pakistani State agents.

(ww) Saeed Baloch,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the Zarghoon Hotel in Karachi, on 15 April 2017, by the Frontier Corps together with other intelligence agency officials and the police.

(xx) Muhammad Nazar Marri, allegedly abducted at a local restaurant in Barkhan, in 2011, by Frontier Corps and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ISI) agents.

(yy) Ilyas Mohammed,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is home in Khyber Pakhtunkhwa, on 24 December 2017, by agents of th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zz) Ahmed Aqeel, allegedly abducted at his shop, in Soro village, Mand, Kech District, Balochistan, on 19 January 2019, by the Pakistani army.

(aaa) Ghayas, allegedly abducted from Hub Chowki, on 13 October 2013, by agents believed to be from the Frontier Corps.

(bbb) Muhammad Saleem-Ur-Rehman Saleem, allegedly abducted at the Anis Autos Shop in Karachi, on 11 January 2016, by police officers.

Sri Lanka

1. The Working Group transmitted x cases to the Government, concerning
 - (a) Elilini Mahalingam allegedly abducted on 18 May 2009 from Vadduvahal, Mullaitivu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 (b) A child allegedly abducted on 18 May 2009 from Vadduvahal, Mullaitivu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 (c) A child allegedly abducted on 18 May 2009 from Vadduvahal, Mullaitivu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 (d) Shanmugavel Aiyasamy allegedly abducted on 20 October 2008 from Sandilippay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and the Eelam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allegedly a state supported paramilitary group.
 - (e) Devaras Alahaiyya allegedly abducted on 8 May 2009 from Selvapuram, Vadduvahal, Mullaitivu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 (f) Vasanthan Ganeshan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1 January 2007 prior to visiting the Army Civil Administration Office in Jaffna.
 - (g) Muruhadas Mahendra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8 May 2009 when entering Vettuvahal, Mullaitivu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 (h) Suthagar Kuganathan allegedly last heard from in 2008 prior to entering a military controlled area.
 - (i) Yagavan Devarasa allegedly abducted on 5 November 2006 in Cheddikulam, Vavuniya, Northern Province by unknown individuals in a white van suspected of being linked to the military.
 - (j) Sujeekaran Pirbakaran allegedly abducted on 30 June 2009 from a Rehabilitation Camp, Cheddikulam, Vavuniya, Northern Province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 (k) Srilathan Sinnathamby allegedly abducted on 16 May 2009 from Vattuvakal, Mullaithivu, Northern Province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 (l) Rathinarasa Rathinam allegedly abducted on 23 June 2009 from Vavuniya District, Northern Province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 (m) Sanmugathas Rathinam allegedly abducted on 17 May 2009 from Sellvaparam playground, Mullaithivu, Northern Province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 (n) Kokilan Yogarasa allegedly abducted on 12 February 2009 from Putthukuddiuruppu, Iranaipallai, Mullaithivu, Northern Province after entering a military controlled area.
 - (o) Illankeswaran Pathmalingam allegedly abducted on 27 May 2008 from Trincomalee District, Eastern Province by unknown individuals in a white van suspected of being linked to the military.
 - (p) Gowshalya Thiyagarasa allegedly disappeared on 21 March 2009 from Mullivaikkal, Mullaithivu, Northern Province, in a military controlled area.
 - (q) Selvaruban Yoganathan allegedly abducted on 21 April 2009 from Matthalan, Mullaithivu, Northern Province,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 (r) Rajenthiran Velayuthampillai allegedly arrested on 1 December 2006 from Mallaham, Jaffna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 (s) Nithyanandan Ulahanathan allegedly abducted on 15 July 2007 from Pandaththarippu area, Jaffna by individuals believed to be from the Sri Lankan Army and Eelam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allegedly a state supported paramilitary group.
 - (t) Sukumaran Karunadevi allegedly abducted on 8 May 2009 from Vattuvahal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Army.

Syrian Arab Republic

1. The Working Group transmitted 33 cases to the Government, concerning
 - (a) Mahmoud Qawas, allegedly abducted on 1 January 2013 by an armed group affiliated with the Syrian Armed Forces at the Qtaifa checkpoint on the Harasta International Damascus-Homs Highway.
 - (b) Houssam Mahfouz, allegedly arrested on 23 May 2013 by police forces and agents of the Political Security Branch in a raid on his home near Ibn al Ameed bakery in Ruken Al Din.
 - (c) Nidal Ajjan, an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 with temporary residence in Yalda, allegedly arrested on 5 January 2014 by members of the Syrian Army in military uniforms at a checkpoint located in Al Wahash Street in Sayyida Zeinab.
 - (d) Maher Ajjan, an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 with temporary residence in Yalda, allegedly arrested on 5 January 2014 by members of the Syrian Army in military uniforms at a checkpoint located in Al Wahash Street in Sayyida Zeinab.
 - (e) Mohammed Ajjan, an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 with temporary residence in Yalda, allegedly arrested on 5 January 2014 by members of the Syrian Army in military uniforms at a checkpoint located in Al Wahash Street in Sayyida Zeinab.
 - (f) Nabil Ajjan, an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 with temporary residence in Yalda, allegedly arrested on 5 January 2014 by members of the Syrian Army in military uniforms at a checkpoint located in Al Wahash Street in Sayyida Zeinab.
 - (g) A minor, an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 with temporary residence in Yalda, allegedly arrested on 5 January 2014 by members of the Syrian Army in military uniforms at a checkpoint located in Al Wahash Street in Sayyida Zeinab.
 - (h) Hanan Ajjan, an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 with temporary residence in Yalda, allegedly arrested on 15 November 2013 by members of the Syrian Army in military uniforms at a checkpoint located in Al Hajar Al Aswad, Damascus Governorate.
 - (i) Nour al Din Mahmoud, allegedly arrested on 20 July 2013 by the Syrian Air Security Forces during a raid on his residence in al Wafdin Camp in the Eastern Ghouta.
 - (j) Mohamad Safar Alrefaie, reportedly arrested on 31 January 2013 by Syri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agents in a raid on his home in Kafar Sousah, Damascus, for allegedly participating in a protest.
 - (k) Ahmad Al Khatib, allegedly arrested on 26 September 2012 by Syrian State Security forces wearing military uniforms in a raid on his house near al Nakhla square in al Dabeit neighbourhood of Idlib city.
 - (l) Ammar Al Sourani, allegedly arrested on 28 March 2012 by an armed group affiliated with the Syrian Political Security forces during a raid on his relative's home in al Wa'er neighbourhood in Homs.
 - (m) Khalid Al Ibrahim, allegedly arrested on 10 July 2013 by military personnel wearing uniforms at a checkpoint controlled by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in Idlib, located near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Idlib.
 - (n) Issa Khatib, allegedly abducted by members of the General Security Directorate at a checkpoint controlled by the General Security Directorate at the Shihan roundabout in Aleppo.
 - (o) Mazin Hammoush, allegedly arrested on 9 June 2013 by police in Al Jamelaiah, Aleppo.
 - (p) Osman Haj AbdelWahab, allegedly arrested on 26 January 2016 at a checkpoint near the entrance of Seyfat village in North Aleppo. The checkpoint was reportedly controlled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Police, the General Security Directorate and the Air Force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 (q) Shoman, allegedly arrested in “Palestine branch 248”, while he was driving to Lebanon for work.
- (r) Soahib Hajali, allegedly arrested on 18 April 2017 by the political security forces in Hama.
- (s) Khaled Bazkadi, allegedly abducted on 11 November 2014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Syrian Intelligence at a checkpoint close to the Syria-Lebanon border.
- (t) Hussein Ismail Hamido, allegedly arrested on 19 December 2012 in al Zahera al Jadida neighbourhood in Damascus city, by gunmen wearing military apparel associated with the Syrian Regime’s Air Security branch.
- (u) Mohammad Akroush, allegedly arrested on 15 October 2013 by Syrian Military Security forces at a checkpoint in Tartous.
- (v) Hamido, allegedly arrested in Al Zahera al Jadida on 19 December 2012 in a raid on his house conducted by the Syrian air security forces.
- (w) Hasan Ismail Hamido, allegedly arrested on 20 December 2012 while passing through a checkpoint on Damascus-Daraa International Road, by members of the Syrian armed forces.
- (x) Tareq Al Rahwan, allegedly abducted on 3 May 2015, by members of the Syrian Military Security Forces at a checkpoint on the Daraa-Damascus highway.
- (y) Ahmad Jnaid, allegedly arrested by Syrian Armed Forces while passing through a checkpoint on the international road linking Homs to Hama.
- (z) Ali Mohammed, allegedly arrested on 18 March 2014 at a military checkpoint at the Bustan al-Qasr crossing by an armed group allegedly affiliated with the security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 (aa) Hussein A-Haddad, an alleged member of the Free Police within Aleppo, allegedly arrested on 11 December 2016 by an armed group purportedly affiliated with the Syrian Government.
- (bb) Jalal Al-Hafiz, allegedly arrested on 26 August 2018 in Aleppo, along with his uncle Yousuf Al-Hafiz, by an armed group affiliat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 (cc) Yousuf Al-Hafiz, allegedly arrested on 26 August 2018, along with his nephew Jalal Al-Hafiz, at a checkpoint in Aleppo by security forces of the Government.
- (dd) Majid Obaid, a soldier affiliated with the Government, allegedly arrested on 18 August 2013 in Al-Abbasids, Damascus by Syrian armed forces.
- (ee) Mohammed Saleh Abo Ahmad,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allegedly arrested on 15 August 2012 in Al-Malab Street in Salah al-Din neighbourhood b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security branch in Aleppo.
- (ff) Saleh Hafid, an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 allegedly arrested on 15 December 2016 in a refugee reception centre in Jibrin along with his relatives by security forces of the government.
-